

尊敬的主编：

我这封信想谈谈重要场合的英文说明。我去年年底至今正在访问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某个研究所。第一天上班，我就在园区新闻布告栏上看到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女士在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先生等陪同下参加一个国家级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典礼的醒目报道，并配以他们与科学家代表们的合影留念，其背景是中国科学家们一直引以为豪的那张闻名于世的毛泽东主席当年接见数学家华罗庚、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的大幅照片。我深深感染于中央领导人对将基础学科用于热门应用学科研究的极端重视，于是第二天午饭后，就以十分快乐的心情漫步到位于主楼大厅那四张引人注目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代领导人分别与华罗庚等四名科学家亲切握手的巨照前欣赏一番。照片照得绝对优美，尤其是第一张，把伟大政治家和杰出数学家的风采和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当素来仔细的我把目光射向位于照片下方的中文说明之英文翻译时，顿时诧异得几乎跳起来。这四张照片的说明，除了人名，内容都是一样的。以第一张照片为例，中文说明是“毛泽东主席与华罗庚教授亲切握手（1958）”，其对应的英文翻译为“Chairman Mao Zedong shook Hua Luogeng Kindly by hand”。这里，除了文法问题外，中文单词“教授”未被翻译，故英文翻译中有“Chairman”而没有“Professor”，缺乏中文说明中的“头衔对称性”。照片拍摄时间“（1958）”也没有顾及到英文说明部分。另外，英文单词“kindly”中的小写“k”也不规范地写成了大写“K”。

如果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来中国访问时看到这一张照片也会“嫉妒”中国数学家的，因为没有哪一个美国数学家，哪怕他是当代的高斯或希尔伯特，在自己的国家里会像中国的华罗庚（去年11月12日诞辰100周年）那样家喻户晓，令人敬佩。但是不懂中文的他只能从英文说明中寻找照片的来龙去脉。看到毛主席对华罗庚面带微笑的慈祥面孔时，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英文翻译的中文意思：“毛泽东主席仁慈地用手来摇动华罗庚的身体”。作为有名的数学家，他问起数学问题来大概会毫不迟疑，但此时他只好把疑问埋入心中。要不然，这些标志性照片的英文说明怎么还在上岗呢？

虽然我一直自信于英文写作能力，怀着“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我还是询问了在美国一直读到研究生的女儿。她赞成我与上面那句英文最接近的翻译“Chairman Mao Zedong shook hands with Professor Hua Luogeng kindly”，并说将“kindly”改成“warmly”会更好。至于照片下的翻译，她电子信中的回答是：“I've never heard of that expression before. It's probably Chinglish.”“Chinglish”是“Chinese English”的缩写，意指“中国式英语”。至于“by hand”的用法，她颇为诙谐地说道，“‘by hand’ has a mathematical connection, though. Doing a problem by hand means to work out the details using paper and pencil rather than technology.”呜呼哀哉，早已“国际化”的中国最顶尖科学研究基地之一，每年邀请成百上千海内外教授、学者的堂堂学术中心，居然对英文翻译的规范化如此忽视，在令人崇敬的毛主席的照片下犯下如此低级的“初中生英语错误”。

如果仅仅是一时的疏忽，我就不应该“如此挑剔”。且慢，无独有偶，我刚从四张巨照前调头走回，一眨眼就在贴于大厅学术布告栏上，下一周将在中国一间有名的大学校园内举办的新一届世界华人专家大会英文通知中看到一些不该有的不规范用法，比如“in December 2010”写成了“on December 2010”。通知中列出的大会组委会成员都是华人学术界赫赫有名人物、呼风唤雨之辈，但很难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人仔细审查过这个通知，或许没人让他们过目过。具体操办的人员可能也没有请英文专家最后把关，没有认识到英文质量对区区一张通知的重要程度。其实，外国学者往往能从中国学者或中国学术会议通知的英文表达来推演中国人的治学态度和行事风格。古今中外，严谨的科学家也往往精于文字推敲，甚至成为语言巨匠，如一百年前的法国大数学家庞加莱。

几年前，我有次从北京机场出境，就曾向机场管理人员指出过“出入境须知”中好几处英文错误。当时我就纳闷，国内有很多想出国的大学生托福、GRE能考满分，正如著名的“新东方学校”常引以为荣的“广而告之”那样，为什么在重要的场所常让外国人看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低级英文错误？首都机场是祖国的窗口，理应“窗明几净”。英语是向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最合适语言，起码应做到合乎规范、准确无误，这是对文字写作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开放，我们的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就需要我们z把外文表达和z外文翻译等“语言要素”充分重视起来。重要的场所、重要的活动，其外文资料一定要不逊色于母语版本。我们重要的学术会议英文通知一定要仔细推敲，切忌犯下貽笑大方的文字错误。我们的学术会议组织者一定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负责者，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挂名在上”。总之，我们只要把好像是不太重要的一些小事充分重视起来，就会少出现不该出现的一些遗憾。

丁玖
2011年1月1日

尊敬的主编：

谢谢来信并寄来关于江先生文章的初稿。文章写得很好，我很高兴地读完它。我只发现了一个错：第71页左第19行，“专着”应为“专著”。

至于我与江教授的合照，我手边这张（见附件）质素与文中那张相比似乎不会好很多。江教授的儿子现在都在北京，我想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好的照片。我下封电邮会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请直接和他们联系。

姜伯驹
2011年2月18日

尊敬的主编：

你好！我找到的照片已经由我哥哥江丕权发送给你。我愿意补充些情况供你参考。1979年9月，江泽涵曾经回过一次家乡。好像先是在安徽芜湖先开会，可能是拓扑会议。随信附去江泽涵，吴文俊等和安徽师大数学系老师的合影。后来他们一行去到旌德县，和县里的三好学生座谈和照相。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旌德县。

另外您问的江泽坚和江泽培二人，他们是亲兄弟。他们都是在抗战时期考到西南联大后与我父亲相遇。此后就都在西南联大念书。

此外，感到文稿结尾处似乎突然中断。所说胡思杜之死，与全文的气氛，以及与文题的两个方面（江泽涵和江村）都无关。设想如果为能够切题起见，加几句与文题有关的话，可能自然一些。

现附上有关我父亲后来与旌德县的联系有关内容，供参考。

江丕栋
2011年2月20日

